



2007年度

鲁迅文学奖

《中篇小说选刊》优秀中篇小说奖

《小说选刊》全国读者最喜爱的小说奖

《小说月报》百花奖

中国小说学会中国小说排行榜

“茅台杯”人民文学奖

梁斌文学奖

《小说选刊》全国优秀小说奖

集国内文学大奖之大成  
汇名家小说精品于一书

新世纪

XINSHIJI  
HUOJIANG  
XIAOSHUO  
JINGPINDAXI

获奖小说  
精品大系

07

卷

田耳 罗违章 毕飞宇 方方等/著

下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

集国内文学大奖之大成  
汇名家小说精品于一书

新世纪

XINSHIJI  
HUOJIANG  
XIAOSHUO  
JINGPINDAXI

获奖小说  
精品大系

07

卷

田耳 罗违章 毕飞宇 方方等/著

下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中国小说学会 2007 年中国小说排行榜

## 比风来得早

葛水平

清明前一天,吴玉亭决定给乡下已经故去的母亲上坟。母亲故去十年了,在乡下种地的弟弟早说要给母亲烧五年纸,他不同意。说那样太张扬,容易被人抓了小辫子,有人可能为阻碍他将来的提升找由头,成为扶正的绊脚石。弟弟说,给娘老子烧五年纸,你一个副科,没人拿你腐败,你怕啥?吴玉亭说官场上有潜规则,回去烧纸,张扬不是,不张扬也不是,这你就是外行了,我不烧五年纸自然有我的道理,今年这十年纸得排场一点烧,我要告诉地下的母亲,我熬到头了。

早几天吴玉亭已和县文化馆演出队联系,要他们清明前一天到瓦窑沟吴玉贵家报到。演出队团长陈小苗和吴玉亭是师范同学,家境贫寒出俊闺女,长相是方圆几十里挑不出几个的上等品质。吴玉亭继续上学,陈小苗被剧团招走了,当然年轻时候他们之间没有什么故事,故事是从吴玉亭妻子病故开始的。吴玉亭妻子张国花在县东方红小学教书,早年肺结核,后来钙化了,想着总算对多年来吃药打针有了一个了结,哪知道,药物弄得她整个人体素质菌群紊乱,最后激发肝癌去世。妻子去世时吴玉亭才四十三四岁,男人四十当属虎狼年龄,有人介绍他和离异了的陈小苗结合。要说当年的吴玉亭也有那个意思,只是他刚提了副科,刚死了妻子,觉得事情的距离拉得还不是太远,担心丈母娘在自己面前哭天抹泪,也怕县里有人说三道四,“看看,病妻刚走,结发夫妻的缘分再



好，也是人走茶凉。”吴玉亭想，人活着要落一个好名声，尤其是在政治上。便给介绍人传话，要陈小苗等他，等个三头两年。要说吴玉亭这人，陈小苗比较喜欢，觉得他有才，也正是好时候。吴玉亭会写小说，还写诗歌三句半什么的，出手快，读起来有味道，一个人的才情能运化成小说，那真叫人高看了。再说他由副科而正科而副处而正处，人生台阶高上之处，光明万丈，不能因为这么一点感情上的麻烦事影响了他的登高，她决定等他几年。

其实，这都是成年男女了，一般说等也只是形式上的等，还能真等？

吴玉亭就真等。这事起因于一次开三千会准备材料。三千会的材料由政府办准备，谁来执笔？都知道吴玉亭有才，但这事一拿到桌面上，当时的县长说，写小说和写材料那是两码事，写小说的人要写材料，容易把现实的词汇弄得花里胡哨，还是弄个踏实点的人来写吧。这样吴玉亭就和材料不沾边了，有为人不踏实的意思在里面。内里的事吴玉亭不清楚，恰巧陈小苗来办公室找他，她也没有什么事，找了个理由想叫他出去，办公室里的人正在看各乡送上来的材料，大家看完把具体数字勾画出来，责成一人来写。但这材料没发到吴玉亭手里。主任关心地说，小吴啊，你和陈小苗不是要出去吗？这事你就别参与了，整材料和整小说不一样，对于你来说，头等大事应该有个家。

这话听起来感觉两个耳朵眼就像穿山洞一样，凉风飒飒。吴玉亭看看陈小苗，说她找谁，和谁出去我不知道，反正不是我。说完话他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，把头别过去看窗下，政府楼在改造，黄尘荡了山样高，他觉得他就像波浪起伏的黄尘下的一道深谷，其实，那黄尘是隔着玻璃的，他无来由地像是被呛着了，冲着窗户打了两个喷嚏，这时居然有人迎合了一句，哎呀小吴同志，你小说的感觉真好！

陈小苗也像是被呛着了似的，眼睛辣疼，恨不得那黄尘湮没了自己，那时候她的脸还知道红，就像钢铁生出的红锈，找谁也不是，不找谁也不是，她恨不得自己马上锈掉，咧开嘴，挂着泪说了一句，我谁也不找，避尘！

黄尘把政府楼荡得和土蛋子一样，陈小苗像无头的苍蝇，架着双臂穿过黄尘，脸蛋上的泪滴被黄尘胶住了。回家后她自己对着镜子看了半天，一口唾沫吐到了镜子上，觉得自己真是傻到极致了，刚才的事情可以让吴玉亭当小说范



本来写。之后两人再见面,彼此就都很客套。吴玉亭小心守护着自己的底线,他知道那底线之下有很好玩的事情存在,但是,其瘾似乎也只在心里想一下,动一下,脑子却像针一样清醒地认为,不能让人看到了把他和小苗同志的事当个事情来闹腾,政治上最忌讳这男女之事了。而自己首先的表现是让县长肯定自己,自己不是一个写小说的人,更不是写小说的喜欢拈花惹草的那种。

事实上两个人之间的事情已经是了无意趣了,花溅泪,鸟惊心,是为伤春,而他们之间的那点低鸣,或可为悲秋吧。吴玉亭想要陈小苗认识到他现在的地位,和将来的地位,他必须把政治上的那种压抑感找一个物体来代替发泄,而这个物体就是陈小苗。他想,陈小苗应该理解,他一定会给她一个光明的未来。恰恰这陈小苗就不理解,不仅不为他守身、守操,后来居然还领着人组织了一个演出班子,抛头露面唱曲儿。吴玉亭想,自己的高度是地位的高度,地位没有高度,爱情这东西在普通人身上太脆弱了。

既然吴玉亭要提拔了,这次叫陈小苗来演出,从心里说,他也有说不清楚的目的在里面。

吴玉亭的父亲七十八岁了,一个人单住,与小儿子吴玉贵住在一个大院子里,一扯七间砖房,另辟出一间来住。七十八岁的吴丙国老汉,自个儿种地,自个儿做饭。吴玉亭要回来,就和父亲睡对炕,一床新被褥叠在有些年代的木板箱子里,吴丙国老汉不几天就会把它们给翻出来,要它们见见阳光,要阳光消化掉存储得放久了的霉味。被子芯的棉花是吴丙国老汉亲自种的,他每年都要在清明过后种棉花,收获的棉花,就几个儿女分一分,也算是活着给子女们一个暖身的念想。自己的被子芯换不换无所谓,每年秋天新棉花下来他要女儿来把旧棉花取出新棉花絮上。吴丙国老汉一辈子的爱好就是爱凑堆和跟人唠嗑,就是吃饭也不例外。公社的时候,每顿饭都往村中央的大槐树下蹭,不管树下有没有人,一碗饭一囚就是半天,自己一句囫圇话也说不利索,偏爱听人说。槐树下就是当时的新闻焦点,上到中央,下至山沟小庄,说什么都稀罕听,话成溜儿,落成行就行,听的时候认真到嘴张着,不吃饭等话,精彩处手里筷子不用来吃饭,只用来敲碗,一副傻傻的兴高采烈的样子。更有意思的是,碗里的饭不是自己吃完了,是一高兴给地上凑热闹的鸡们挑食了。

为此事吴玉亭说过吴丙国老汉好几次了,说,人活着不能不像个样子。吴丙国老汉说,轮得了你来教训我?我怎么活得就不像个样子了?吴玉亭说,都知道你有一个儿出息大,在县政府工作,天下事政府办知道得最多,上面印着保密的红头文件就有几柜子,有什么想听的事,我告诉你就是了,你这样,是叫人笑话。吴丙国老汉说,笑话什么?我不偷不抢,就爱扎个堆堆。你说的那保密事都是官样文章,我就喜欢听大伙说出来的,也没有见有人笑话那些扎堆堆的人啊?吴玉亭咽下一口唾沫说,爹哎,你又不是普通人的爹,你就不能学得木讷谦让一些?你这样坐到人堆里听笑话,人堆里坐着都是粗俗的老农民,互相取笑,人家取笑你时,你张着大嘴哈哈,你知道不知道是在取笑你儿子,我?!

一听说是取笑儿子,吴丙国老汉内心就开始忐忑了,就不敢再端了碗前去槐树下凑热闹。每天端了碗就在自己的院墙外找个石墩子坐下,周围连个鸡都没有,辨认来辨认去,发现腿杵晃下脚的地方有个蚂蚁窝,每天用筷子挑一星星面放在地上,看蚂蚁们聚堆儿,围着那一根面聚得有拳头大,几天不散。吴丙国老汉就想,我这个儿,到底在县政府当着有多大一个官?等吴玉亭回来忍不住就问,吴玉亭说,是副科。这个词对吴丙国老汉来说太专业了,想不出比较的对象来,就问,县长是个啥?吴玉亭说,正处。吴丙国老汉还是不清楚地问,那你相当于个啥?吴玉亭思考了半天说,这个还真不好相当于,正处也是副科上去的,只能说相当于通往楼上的第一个台阶。

虽然没有问出啥结果来,但是,吴丙国老汉的心里也还是有了几分神圣。见了村里的支书就问人家,你这个职务相当于干部啥级别?支书被问得说不出话来,举起指头扳着数了半天说,相当于干部十一号。支书的意思是,自己跑腿办事要的是这两条腿,说十一号有点嘲笑自己的意思。但这样的结果对吴丙国老汉来说是糊涂上加难得,整个脑仁子被一锅糍糊给添满了,不敢多问,怕人家取笑自己没见识,那样等于是给儿子脸上挂黑。有几次外甥来找他,想让表兄吴玉亭在县里谋个临时工作。他一口答应了说,这不算个事。结果和吴玉亭说,不仅事情没有解决了还捎带了一箩筐话:“你也不想想你的儿平常都是和什么人打交道,是和县长书记打交道啊!我能张嘴和人家讲,想安排一个农民来县里上班?就他,大字识得不如他脸上的雀斑多,天生就是和土地打交道的,想



要进城里，到头来怕是让他活得上不着天，下不着地，像个绝望的塑料袋袋，做人都做得不环保。”吴丙国老汉听了这话有些心慌气短，不好和外甥回话。老姐姐比他早走几年，当舅舅办不了这点事，自己这张七竖八皱的脸真是不值一钱！儿子总归是儿子，从感情上还是和儿子近，量不上米布袋在，要外甥缓缓，这日子，缓得是外甥打灯笼照舅，没有了下文。

知道儿子清明节要回来，吴丙国老汉把被子晒得蓬松绵软。往年村上给长辈烧五年纸或十年纸的，大部分是放一场电影或说一场书。吴丙国老汉知道这回回来的是一个演出团，那个排场是村里几十年没有过的，也算是给自己的老脸撑足了面子。一高兴就想到处去炫耀炫耀，想告诉那些平常老槐树下聚堆儿的爱热闹的说古今的人们：这回啊，你们可得早一点来我的院子里看演出，我那在县政府上班的大儿子吴玉亭给他死鬼娘唱热闹呢，请的是县文化馆的戏班子，人家都上过中央三台。

吴玉亭从政府办要了一辆车，车是普桑，后面还带着一个车兜，他从县城买了一车兜吃食，准备清明这一天开销。当时和主任要车的时候，还有些犹豫，该不该要一辆车回家办自己的私事？但是，想着这么多年来自己小心谨慎做人，如今就要提拔了，差的就是一纸文件，哪有政府办的主任回家上坟坐班车？要一辆车有什么不可以？也算是副职期间张一回嘴吧。

这车有多年车龄了，几近报废，有条件坐车的早就按级别换车了，没条件换车的旧成一堆废铁也只能让它旧。吴玉亭想，怎么也该给自己一辆好一些的车，没想到给了这么一辆，心气不平，姓王的，人生几步一重天，有你好看的时候。职务不在手你拿谁也没办法，只能就这样凑合上路了。清明节，有些地位的人都要回家上坟，一路上大车小辆的，风卷尘土扬。其实清明上坟不上坟都是个样样，吴玉亭自认为是一个最能看到本质的人。他在看坟堆子的时候，看到的是一堆土，远远地看，走近了看，好多年之后看，确实是一堆土。人们在怀念土堆下的人的时候其实是怀念曾经的自己的影子，拿曾经的影子和现在的影子比较，有能耐了就把土堆当回事，原来的时候那是什么光景啊，看看我的现在吧！项王说，衣锦不还乡就像穿着好衣服在夜里走。吴玉亭想：眼下中国人最能体现衣锦还乡的是清明上坟。

小车开到自家院子前，车上的东西提下来，他不进去喊人，要司机探进车窗摁喇叭，司机摁了三下，又三下。

院子里吴玉贵的媳妇急慌慌地走出来，以为大门外出了啥事情，做饭的围裙还系在腰间，两只手涂满了面粉，一看是大伯子，手在脸上抹了一下扭身朝着院子里喊了一嗓子，快叫你爷爷去，就说你大大开着两头平的小卧车回来了！

院子里跑出一个丫头来，叫了一声，大大。上前摸了一下车子，倒着走着看着地上的东西和车，齙着豁牙的嘴有几分不舍地不想离开，吴玉贵的媳妇跺了一下脚说，还不快去！

小丫头扭转头旋风一样喊着，我大大开着两头平的小卧车回来了！人转眼没了踪影。

吴玉亭左手掐着腰，右手拿出一根烟来，司机上前想给他点火，他摇了摇头，像是等什么，眼睛望着村庄上空的云彩，有几只灰麻雀“叽叽叽”叫着从头顶飞过去。司机问他要不要把地上的东西提回去？他说，不用，等一下喝口水你就可以回县里了。

吴玉贵的媳妇从屋子里端着两碗水出来，给了司机师傅一碗，另一碗端给了吴玉亭，吴玉亭不接，手里的烟掉了一下头，过滤嘴朝着水碗点了一下，用嘴吹了一口，烟屁股上吹出了一串水沫子，这时他才说了一句，拿火来。

吴玉贵媳妇不知道他还喝不喝这碗水？想着城里的干部都讲卫生，这碗水沾了烟屁股怕是喝不得了，扭身回屋又换了一碗出来。吴玉亭说，我有自己的杯子，泡着上等的观音王，就怕这水不是好水，观音王就要糟蹋了，还想着带一桶矿泉水回来的，这事，忙得头一昏就忘了。

吴玉贵媳妇说，他伯，好水，是从龙王沟引过来的泉水，不放糖精都是甜的。

吴玉亭没有接她的话茬，他从心里可怜这个弟妹，除了农村生活再没有过第二种生活，对外面的世界很无知，活得不明不白，大脚，厚身板，一副对什么事情都很好奇的样子，啥也不懂还傻呵呵地乐，活得越来越没有形了，和她的身材一样，臃肿得像一摊软米枣糕。

村里的大人和孩子都稀罕地往他家这边走。要说一个两头平的小卧车也没有什么稀罕的，但吴玉亭坐了就让他们稀罕。往常吴玉亭清明回来上坟坐



班车，村干部都往人家坐小卧车的家里跑，显得吴玉亭就有些落寞，心里埋怨这农村人啥时候也学会看人下菜了！这吴玉亭坐小卧车说明地位升了。有老者走过来，他是看着吴玉亭长大的，走近拽着吴玉亭的手说，老吴家的大娃啊，你这干部是当大了！能给叔说说有多大个官儿吗？

吴玉亭压着嗓子咳嗽了一声说，大也大不到哪里，叔，县长的日常生活都是我安排。

老汉家松开手，两只手拄着拐棍，仰了脑袋望着吴玉亭看，不时地点着头，长叹了一口气说，从同治年开始，咱瓦窑沟没有出过大干部了，这车是县府给你配的吧？

吴玉亭说，不是，临时用，下一次回来的车比这要高级。

老汉家越发地惊讶了，像孩子似的嘴里流着哈喇水说，就是，该了，人家三头二年就上去了，你等了这么多年，该了！回头给咱村要几吨水泥铺路，建设新农村，早就该村村通水泥路了。这官儿，我看目前就数你大了，不要看他们早就开上小卧车了，我给你说吧，都不是正经官儿，搞副业的出身！你总算熬到头了！是回来给你娘烧十年纸？

吴玉亭说，是。

老汉家说，还请了演出队？

吴玉亭说，是。

老汉家说，太排场了！是该给你死鬼娘热闹热闹了，地下有知，鲤鱼翻身她真敢出来看看你啊，给你娘脸上长光了！

老汉家说完话往人群里返，一边走一边还嘟囔着，看看人家也叫儿，这回老吴家长脸了。走了几步回过身体来又说，我也给你娘送一些纸火过来。

在农村，一个有些威信的人家，办丧事也好喜事也罢，村里人都要送一份儿礼。这清明呢，烧十年纸是死去的人大寿，看活人的面子都要送一些纸钱过来，表明活着的人一直惦记着死者，死者的后人那才是顶顶值得尊重的人。

吴玉亭觉得他回乡第一件事情已经该结束了，看着司机说，你回吧，有事情，我会给你电话。

司机说，吴主任，那我走了，有事尽管叫我。

车发动着倒着掉头,有人自告奋勇上前指挥,打着手势喊,倒,倒,倒,住!司机打了两把方向盘车就掉转了头,司机打了两声喇叭,屁股后掀起一股黄土出了村。

吴玉亭掐着腰的那只手始终掐着,闲着的那只夹着烟屁股举起来向着车走过去的地方挥手。

那个姿态在瓦窑沟人的眼中一下就提起来了,就生动了,就正经八百像个当官儿的样子。

吴玉贵去丘庄接应演出队,丘庄离这里有四十里地,吴玉贵骑着摩托去,到了才知道演出队来不了。因为当地举办一个什么踏青会,请了市里和省里一帮诗人和小说家来搞“春天送你一首诗”。县里要演出队给这帮文艺人助兴,前一天的晚上就请了演出队来演出,没有选择性地听、看。演出队有流行歌曲、戏剧、杂耍和八音会,文艺人们听了不过瘾,想看地道的地方艺术,今天晚上的节目就演纯地方的东西,所以走不了了。团长陈小苗特意和吴玉贵强调了这一特殊时期的情况,说,我就计划派人去一趟瓦窑沟和你哥协商一下,你来了就好,知道这一次你哥是动了真性情,我也是想积极配合,但是,有时候事不凑巧计划赶不上变化,也算是政治任务,硬走怕不好,只能委屈你这边了。两夜的演出只好错后一天,这事是县政府办的王主任特意安排的,我是脖子上系着领导指示,不照办不好说。况且这一活动是全国性的,要是你哥一直写下去,这一拨人里,你哥怕也成全国性的人物了。

吴玉贵听了这话不知道该怎么办,自己也没有手机,不方便和哥哥联系,瓦窑沟村人都知道今天晚上看节目,院子里的大锅都支起来了,媳妇的白馍也蒸好了,就等着演出队一到把娘的牌位接回来,放到方桌上要娘打头看演出。要是自己定下的怎么都好说,中间搁着哥哥,他也是政府人,脖子上也系着一根绳绳,自己不敢瞎闹,多余话没有说,掉头走人。出了丘庄村,越想这事是越不对劲,到夜晚人都往老吴家的院子里走,听不到声音,见不着热闹,一下灰秃秃了,你能把脑袋装到裤裆里?真那样那真要叫人笑话死了,既然演出队明天才能来,今天夜里的事情他就擅自做主一回,绕道到乡政府定了一场电影,人家说电影的胶片不多了,赶着清明都要演,还剩一个旧片但也是名片子《秋菊打官司》,



要不要？吴玉贵想，这片子是有些老了，既然没有挑头了，秋菊打官司就秋菊打官司吧，首先，娘活着没有看过，就算是自己给娘行孝了，其实，要娘也知道秋菊这媳妇多么的不简单！

吴玉贵回到瓦窑沟的时候，已是半下午，感觉自己院子里的气氛有些不对劲，是自家的热闹有些过了。先是听到院子里说话声吵，女人们多，有好几个妇女张嘴哈哈笑。熄了火，放好车才看到地上有小卧车的车轱辘印子，想着，这回哥是讲排场了。进了院子看到瓦窑沟村支书兼村长的媳妇吴国花来帮厨，还有会计的媳妇李婉婉也在，平常这两个人见了他眉骨都不动一下，现在看着他眼睛都弯没了笑着说，看你黑着脸，是不是不稀罕来给你帮厨呀？他觉得这天上下饼子的事要发生了。更有甚者，听到了爹的屋子里，支书兼村长的李喜平和会计王政林也在，正和哥哥一唱一和地说事呢。吴玉贵觉得这两个看人下菜碟的人物能来，说明哥的地位变了。我说么，哥因何要回来给娘烧十年纸，而且又是如此张扬！

吴玉贵不敢往细处琢磨，急忙往爹的屋子里走想和哥哥说明白今天发生的事。吴玉贵进了屋子顾不上打招呼，直戳戳地说，哥，今天给娘的演出怕不成了。

吴玉亭正和支书会计说着未来瓦窑沟村修路的事情，这么一说，有些坏他的心情。但作为即将提拔的吴玉亭来说已不是当年那个吴玉亭了，当年的吴玉亭还有几分农民的倔犟脾气，丢了面子想要小聪明想力挽狂澜。现在，那脾气隐了，隐成了一种面子上的拿派，尤其是面对地方干部的时候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的稳当心态还是学了一点，但他拿烟的那个手指尖还是抖了一下，一截烟灰落在了裤子上。按以前他会抬高手臂狠狠地拧下去，把那截过滤嘴屁股拧成烂丝，现在吴玉亭不会了，时间已经把他锻炼出来了，他已经把以往的少年皮脱了，青年皮脱了，壮年皮也将脱尽，他就像蚕一样老熟了。只见他把那截烟头叼在了嘴角上，揪住裤子用二拇指弹了一下，轻轻地把烟头放到了一个用八宝粥当的烟灰缸罐子里，他还很轻松地用自己杯子里的茶水倒了一下，那烟头的青烟一下就断了。

吴玉亭抬起头来说，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事值得用这样的嗓门说话？

吴玉贵说，人家演出队在丘庄，说是给文艺人们演出，今天走不开，还说你有悟性要是一直写小说就好了，就成全国样的人物了。吴玉贵有些对哥没有写小说，没有成为全国样的人物遗憾，停顿了一下没有接着往下说。

吴玉亭就是不想听这“小说”二字，这二字让他的生活发生了质的变化，让他的人事秩序多少年来一直遭到严重破坏，让他不能够在人事道路上应对自如游刃有余，总是让他在期待重新洗牌时被扣在了底牌。他抬了一下屁股很是不屑地说，知道，是春天送你一首诗，对你们来说，春天送几袋子磷肥和氮氨是再好不过了，也就是一些个不务正业的人拿春天说事找麻烦。

一句不务正业，把一帮文艺人搞得没有了广阔的背景。

吴玉贵说，是县政府的王主任安排的，人家团长说了，县政府的指令就是拴在她脖子上的一根上吊绳。吴玉贵一时没有想起来当时的原话，意思是领会了，就篡改了一下用词。

吴玉亭一听这王主任，心里就蹿火，算什么东西吗？自己有媳妇在乡下种地，吃着锅里的看着碗里的，整天拿着职务调派演出队，还不都是看上了陈小苗那娘儿们。陈小苗也是，就算不等我，也不想和我好，都好说，见怪不怪，找了一个有妇之夫，素质和品位之低下，那真叫个嚼着不烂，咽着吃力，听起来堵耳朵，哪有半点爱情的高尚趣味！如果这时候发火那就显得自己气量狭促了，想了想换了一种口气说，那哪是王的意思，那是习县长的意思，还有我更清楚！

吴玉贵想，既然你清楚，为何还要我去接？但不敢这样反问，是自己的哥，小声说，错后一天，今天晚上呢，我定了一场电影，是秋菊打官司，人家说是名导的戏，瓦窑沟武黑他爹死的时候放过，一个照着村长的裆踢了一脚的女人，那女人，呵呵，一根筋！

会计王政林说：“错错错，是村长踢了秋菊男人的裆，把他男人踢寂寞了，她不依，一级一级上告。”

吴玉亭觉得弟弟说话太没有水平了，说着啥事情呢就拐了弯了，这弯拐得有点半吊子，要不是自己这个即将成为正科的面子撑着李喜平，村长李喜平岂是一个吃素的人物！

吴玉亭说，春天送什么的事，我是知道的，只是换届前的事情太多，又因为



清明要回来上坟，三天里习县长要准备的材料，我在回乡之前都要准备好了，我都忙得乱昏了头脑，看看，我都忘了，也算是有个补救。秋菊这位农妇也是一个进步人物嘛，值得一看，懂得用法律来做武器，现在自上而下不是讲和谐嘛。啥叫和谐，我和习县长经常探讨这个问题，说给你们吧，自然朴素的品质就是和谐，这影片到最后，说明了一个问题，都是他妈的善良厚道人。

村长李喜平站起来取暖瓶给吴玉亭满上水，倒水中间给会计王政林使了一个眼色，王政林说，我出去小解一下。

王政林进了茅房，掏出手机赶紧给李喜平发短信。李喜平的手机响了，看到上面写：你的眼色我没有明白。

李喜平看着手机和吴玉亭说，小舅孩发来的，操蛋呢，知道我和吴主任在一起，想让我求你，看能不能说说让他去镇政府当个通讯员。

李喜平抬了一下头说，我发给他，这点毛毛事也找吴主任说！

王政林接到李喜平的短信：打听一下吴有没有提的可能，有，回来就说今晚的电影咱管了。

吴玉亭没有接李喜平的话，他自己也想发短信，这说白了就像看见有人尿，自己也紧，他掏出手机说，这叫拇指文化，全球通，都普及到乡下了。

相互让烟的工夫，李喜平手机又响了，亮光折射，屏幕有些黑，他用手捂了看到上面是：马路消息说，有可能是真！

李喜平回信：肯定？马路上没有人？日你娘，谁说的？

李喜平合上手机笑着说，小舅孩回的，说我和你的关系铁得就像钢板一样，这点毛毛事对吴主任不算事。小舅孩和姐夫，中间隔着他姐，他敢拿我当软柿子捏。

王政林在茅厕急忙翻阅记录的电话号码，终于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人物，这个人物是县政府看门房的武秃子，他把电话打过去问武秃子，吴玉亭提拔的事风声紧不紧？武秃子在电话里说，看人家的走步，有变化，一般来说，有动静的人，这时候大都沉不住气，不是说话口气变了，就是走步变了。还有呢，以前叫我武师傅的，只要开始叫我老武了就有动静，等确定叫我武老头，那这人准提了。王政林说，你鸡巴说明白点，到底是提了没有？我啥都不叫你，我提啥了？

快点，我提着裤子呢！武秃子冲着电话说，我又不是领导肚子里的蛔虫，我酸得难受了，知道人家是甜东西吃多了！告诉你有提的可能！

屋外的王政林很像回事地系着裤带走进来，坐下后看着吴玉亭说，讲一句不中听的话，吴主任，今晚的电影就算瓦窑沟村给你放了，一是给婶尽个孝道，二来呢也算是我和喜平村长祝贺吴主任高升！

李喜平拍了一下王政林说，这话我早想说，不是说我这人势利，吴主任，就咱，中国最低的一级政府，办啥事不得拍上边人的屁股，你要是普通农民，我丑话说到前头，我不认识你是个人物，如今都是一把手说了算，你当了一把手，我就拍你，不怕你笑话，就这么定下了，玉贵啊，放电影的啥时候到？

吴玉贵说，我还得去一趟，去接他过来。

吴玉亭觉得不好。

李喜平说，有什么不好的，你明天的演出，不也同样娱乐了瓦窑沟村民的生活！

吴玉亭不说话了，拿着手机发短信，这条短信他是发给陈小苗的，他虽然相信她的演出是一项政治任务，但从思想上觉得陈小苗对自己有意见，拿政治任务做幌子的意思深处隐藏着内容，这条短信在用词方面应该有一些讲究，不能太直白，不能让对方看出来自己是吃王主任的醋，他搜寻了脑海里所有的记忆，他觉得用到文章中的句子都是好句子，用到这里难说能出彩。手不随心想，一行字出现在手机屏幕上：曾经沧海难为水。他猜测陈小苗看到每一个汉字在她眼皮下晃时，那意味深长的一笑，自己便也笑了一下，一下想起了他剪下的那一沓沓文章里的一句话：祸兮福所倚。

这句话要比刚才那句话富有力度！

但是，已经晚了，手机上显示了发送成功。

山里头天黑得早，日头先是歇在了山背上，接着日头就翻过山跌空了。山没有影了，杨树上的喜鹊窝也没有影了，喜鹊飞上飞下不叫了，一副老成持重的样子。这时候它看到瓦窑沟村上空袅袅炊烟浮动，暮色把瓦窑沟罩住了，最后把瓦窑沟村人的脸也罩没了。喜鹊飞进了窝里，瓦窑沟彻底黑实了。

吴玉贵这时候才回来，原想着看不上演出，能看上电影也成，哪想他定下的



电影也黄了,是因为有胶片没有放映机——当时订的时候还有,半中间被镇长拿去给县民政局回乡烧纸的李局长献殷勤了。吴玉贵骑着摩托跑了好几个地方,胡想着再订一家说唱的过来,跑了几个地方都没有订成,临时抱不到佛脚。他回来,看到自家院子灯明火旺,觉得这事弄得狼狈,脸上有点挂不住。进了院,看到爹在院当央放椅子,两把椅子,一把正中,一把偏一些,他知道,那是用来放牌位,一个是娘的,一个是嫂子的,人虽然走了,不回头了,活着的人也要把她们当在世看。他走过去说,啥也不成,瞎了,拾掇回房吧。

听得声音,屋子里李喜平高着嗓子喊:吴主任呢,一心敬你,七个巧啊!

吴玉亭就四个字:五个魁首,五个魁首,五个魁首,五个魁首!

爹一把揪了吴玉贵的衣裳问,到底是咋回事?我都通知了村里的家户,都通知了两遍了,第一遍告诉人家看演出,第二遍通知人家看电影,结果啥也没有,好不容易能要大伙来聚一聚,咋啥都弄不成了?

吴玉贵没有和爹多答话,走进屋子,看到炕上放着炕桌,桌上放着四个菜一壶酒,哥盘腿坐着,村长和会计不习惯盘腿,蹲在炕上,闺女小红嘴里吃着菜,一口没咽下,一口已经紧着夹到嘴边,腮帮像憋着两个核桃。

吴玉贵说,哥,不成,没有放映机。

吴玉亭没有出声,一粒花生米落在口中,胸口处空空的好像连着一口井,那井嗡一声被什么砸出了响儿,空震得他的脑仁子发麻,那粒花生米在后牙根上嚼了一下,他心里默念了一句:姓王的!

李喜平和王政林两个人有些喝大了,听吴玉贵这么一说,仗着酒劲李喜平跳下炕说,混镇长,没有上眼皮子的货色,这事真没有人管了?是政府办的吴主任用、用他的机器那是高看他了,怎么这样的不识抬举呢!哪家拿了放映机,找几个人去抢了它!

吴玉贵说,没有用,是民政局的李局长。

王政林说,那咱不敢抢,民政上往下拨的款多,这条腿咱不敢断了!

吴玉亭摆了摆手要李喜平冷静一下,他摸了一下小红的头说,胡来不得,放不成就不放了,就算是抢来了,可以放,你叫全县人民怎么看我这个政府办的主任,我现在面对的不是一个简单的放映机问题,而是围绕这一事件出现的各种



眼睛,要做的是让人们看到我的肚量,而不是成为这些个眼睛的反面教材,我不能因为这么个事给习县长丢脸,让人家说,小习用的人就是这样一个人!

王政林也想说什么来着,听这么一说,就不敢搭话了,敢把“小习用的人”挂在嘴上的,瓦窑沟也就他一个。况且,这习县长要论年龄也不过四十出头,比在座的他们仨都要小,论头衔哪个敢叫人家习县长“小习”?距离近远,明眼人一下子就感觉出来了。气氛有些紧张,一时无话。

外面有几个老头老太太夹着马扎进来了,看到院子里站着的吴家掌柜大呼小叫,吴老汉哎,你这大儿真出息啊,你可不能草筛子饮驴走过场,今儿看不上,明儿得看上!这放电影的还没有到?怎么幕布都不往起挂!

吴玉亭听得爹说,咳,说啥呢,这电影八成看不成了,听玉贵说,有官大的抢啦!

一老头儿说,那是咱玉亭的官不大,官大一级,他敢抢?吓不死他才怪!

吴玉亭觉得乡下人嘴上没拉链,指不定下一句还要说啥呢,随手扔给吴玉贵一包软中华要他出去散烟。李喜平急忙和王政林说,傻啥呢,还不去发根烟熏住他们的嘴!

王政林说,咱的烟不好,红旗渠。

李喜平说,红旗渠咋的了?就红旗渠发去。

王政林和吴玉贵往外走,出得门,王政林先说了,今儿是县政府办吴主任回乡给咱婶烧十年纸,婶活着时德高望重,唯一的遗憾事就是没有看上这《秋菊打官司》,偏巧这机器被咱们的老朋友民政局局长先行一步,先行了好啊,这电影就看不成了。我和李喜平支书巴不得看不成这电影呢,正好和吴主任说说内心话,说说咱村的实际情况。不过呢,就是委屈了咱地下的婶和地下的嫂,也委屈了瓦窑沟人,这不,吴玉贵代表吴主任给大家发道歉烟来了。烟是软中华,好烟呢,我给你们说吧,这烟一条八百,一包两袋氮氨,一根四块,你们也抽抽这折合七斤玉茭的烟是啥滋味。

李喜平在门口叫到,两口猫尿灌晕你了,也叫说的是人话!

这时候陆续走进来的人就多了,孩子们像马蜂一样见人缝就钻,看到吴玉贵发烟,也跳了高抢着要。

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伸出笊帚一样干瘦的手臂也要，王政林给她点了一根说，会财姥姥，你长了这么大财迷了这么大，你尝尝，好烟就是好烟，抽多少口烟灰灰也不落。

会财他姥姥豁了牙口，有些口齿不清地说，宁要一棒玉茭，也不要这一根棍棍，哄人呢，看看现今的人哄人怕不怕，我抽抽它，是顶饱呢还是顶渴，呸呸，呛鼻呢。

院子里的人哄笑了起来。

李喜平走进屋子里悄声伏在吴玉亭的耳朵上说，不怕主任，我能让他们比看上电影还热闹，要下边的小官做啥呢，就做这呢，欺瞒他们傻乐呢。说毕走出门，大手一挥说，瓦窑沟的村民们，咱们县政府办的吴主任能在百忙之中回乡给咱婶上坟，说明他是一个孝道人，有孝道好啊，我给他这样的人举两个老拇指头！

李喜平借着酒劲举了两个老拇指头在自己的脸前晃。

《秋菊打官司》不看吧，没啥看头，村长把人家男人的裆踢了，踢寂寞了！

院子里的人就又开始哄着笑，有人叫着：你不是村长？就是说你这号人呢！

李喜平嘿嘿嘿嘿地笑了，笑出了口水，一股白酒味，还哈着霉干菜味，打了个嗝，把最后的那个捂在喉咙眼里的“嘿”嗝了出来。

李喜平接着说，那个说我这号人的人，你当我不知道你是谁？你当我真的酒醉了？你把手往哪里摸呢，那是谁家媳妇的屁股蛋子收紧了一下了，那屁股蛋子可不是铜锣啊，你的爪子也不是锣槌吧，还一下子一下子击打呢！说你呢，笑甚呢，牙都往下掉了，还笑！嘿嘿嘿嘿，这电影我看，不看也罢，明天咱弄个好看的拷贝，弄个《满城尽带黄金甲》来，不怕他今天没有放映机，明天咱去找，这放映机就像黄金甲里女子的乳房，挤一挤总还是找得到的嘛！

一院子人越发笑得刹不住了，笑到最后的尾音笑不出来了，有几个女人弯着腰抽着气说，要死啊李喜平，你是糟蹋妇女呢，你忘了你是吃妇女的啥子长大的！

李喜平说，不笑了不笑了，咱说正经事，这电影是放不成了，大家就和吴叔嗑话吧，吴叔的四肢九窍都等着你们和他嗑话呢。吴主任能回乡那是咱瓦窑沟